



诗歌部分

S H I G E

B U F E N

蒹 葭

《诗经·秦风》

蒹葭苍苍^[1]，白露为霜。所谓伊人^[2]，在水一方。溯洄^[3]从之，道阻^[4]且长。溯游^[5]从之，宛^[6]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7]，白露未晞^[8]。所谓伊人，在水之湄^[9]。溯洄从之，道阻且跻^[10]。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11]。

蒹葭采采^[12]，白露未已^[13]。所谓伊人，在水之涘^[14]。溯洄从之，道阻且右^[15]。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16]。

[注释]

[1]蒹(jiān):荻,茼。葭(jiǎ):芦,苇。苍苍:老青色。 [2]伊人:是人,这个人。
[3]溯(sù)洄(huí)逆流而上。[4]阻:阻难,这句是指路多阻难而且漫长。 [5]溯游:顺流而下。 [6]宛:宛然,宛如,好像的意思。[7]凄凄:苍青色。[8]晞(xī):干,谓晒干。[9]湄(méi)水边高崖。[10]跻(jī):上升,攀登。此句言道路险峻,需攀登而上。
[11]坻(chí)水中高地,小渚。[12]采采:众多的意思,犹言形形色色。[13]未已:未止,也是未干的意思。 [14]涘(sì):水边,崖岸。[15]右:迂回。[16]沚(zhǐ):小洲。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儒家“六艺”之一。现存诗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

《蒹葭》属“秦风”，周孝王时，秦之先祖非子受封于秦谷（今甘肃天水）。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出兵护送有功，又得到了岐山以西的大片封地。后来秦逐渐东徙，都于雍（今陕西兴平）。秦地包括现在陕西关中到甘肃东南部一带。《诗经》中秦风共十篇，大都是东周时代这个区域的民歌。

对这首怀人诗，历来解说不一。有人认为作者在思念恋人；有人说是诗人借怀友讽刺秦襄公不能礼贤下士，致使贤士隐居；也有人说这是君王

渴望得到贤士之作。细味诗意，诗人并未明确表示男女恋情，况且“伊人”是男是女也难判定；说它是讽刺诗，则更无依据。因此我们暂且将“伊人”视为作者所敬仰和热爱的人，是男是女，且不论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点明了时间和环境：长满茂密芦苇的河边，晶莹的露珠已经结成了霜，微微的秋风送来袭人的凉意。在这苍凉清幽的深秋清晨，诗人静立河边，不时地翘首眺望。“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交代了诗人所追慕的对象及他（她）所在位置，表现了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所谓”二字，表明“伊人”是常常被提及，不断念叨着的，然而他（她）却在水的另一方，相会不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逆流而上，寻找“伊人”的踪迹，道路艰险，且又漫长；顺流而下寻找之，但见秋水茫茫，伊人的身影仿佛就在水中央。诗人尽管是静立的，但思绪早已飞动，思见伊人而不得见的焦急、无奈，神态栩栩可见。诗句之奇妙，正如方玉润所说：“玩其词，虽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诗经原始》）

诗的二、三章只换了几个词，内容与首章基本相同。但它体现了诗歌咏唱的音乐特点，增强了韵律的悠扬和谐美，使表达的情感越来越强烈。蒹葭“苍苍”、“凄凄”、“采采”的变化写出了色彩的变换，把深秋凄凉的气氛渲染得越来越浓，烘托出诗人心境的寂寞。白露“为霜”、“未晞”、“未已”的变换，形象地画出了时间发展的轨迹，从天刚放亮一直到太阳东升，诗人兀自一人在水边徘徊，其心情该是何等的惆怅！“一方”、“湄”、“涘”三字的变化，则把伊人在对岸等待和诗人盼望与伊人相会的心理形象地描绘了出来。这样一来，就大大拓宽了诗的意境。另外“长”、“跻”、“右”和“央”、“坻”、“沚”的变换，也从不同的道路和方位上描述了诗人寻见伊人困难重重，想见友人心情急切的情景。

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绘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想象意境。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浓墨重彩反复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气氛，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友人的心境。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具有“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山 鬼^[1]

屈 原

若有人兮山之阿^[2] 被薜荔兮带女罗^[3]。既含睇兮又宜笑^[4]，子慕予兮善窈窕^[5]。乘赤豹兮从文狸^[6]，辛夷车兮结桂旗^[7]。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8]，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9]，云容容兮而在下^[10]。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11]。留灵修兮憺忘归^[12]，岁既晏兮孰华予^[13]！

采三秀兮於山间^[14]，石磊磊兮葛蔓蔓^[15]。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16]。山中人兮芳杜若^[17]，饮石泉兮荫松柏^[18]。君思我兮然疑作^[19]。雷填填兮雨冥冥^[20]，猿啾啾兮狖夜鸣^[21]。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22]。

[注释]

[1]此为《九歌》的第九首，写山鬼（即山中女神）等待他所爱之人不来而忧郁悲哀，独自归去的情景，表现了山鬼对爱人的热恋和怨望。 [2]若有人：好像有人。山之阿：指山深处。 [3]女罗：同女萝，蔓生植物。带女罗：以女罗为带。 [4]睇(dì)：微视，流盼。含睇：脉脉含情地微视。宜笑：指笑得自然好看。 [5]子：与下文的“灵修”“公子”、“君”同，都是指山鬼思恋的人。慕：爱慕。予：山鬼自称。善：多。窈窕：幽闲美好的样子。 [6]赤豹：毛赤而有黑色斑点的豹。从：让……随行。文狸：毛色有花纹的狸。 [7]辛夷：香木，可做车，称香车。结桂旗：把桂枝编结为旗。 [8]余：我，山鬼自称。篁：新竹。 [9]表：特出的样子。 [10]容容：云气浮动貌。 [11]神灵：指雨神。雨：下雨。 [12]留：淹留，等待。憺(dàn)：安乐的样子。 [13]岁既晏：指年岁大了。华：同“花”，作动词用。孰华予：谁能使我如花呢？有青春难再之意。 [14]三秀：灵芝草，灵芝一年开三次花，故称。 [15]磊磊：乱石重叠堆积的样子。蔓蔓：连络纠缠的样子。 [16]“君思我”句：山鬼设想对方思念自己，只是不得空闲前来相会。 [17]山中人：山鬼自称。芳杜若：像杜若一样芬芳，比喻自己品质芳洁。 [18]荫松柏：以松柏为荫，指居处清幽，不与凡尘交往。 [19]然疑作：信疑交往。然：是，不怀疑。此句山鬼设想对

方思念自己，但既相信，又怀疑。[20]填填：雷声。[21]猿：同猿。狢(yòu)：长尾猿。
[22]离忧：感到忧伤。离：通罹，遭遇。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人。约生于公元前三四〇年（楚宣王三十年），卒于公元前二七八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他是楚王同姓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官职。学识丰富，具有远大政治理想，主张任用贤能，修明法度，抵抗秦国侵略。曾辅助怀王图议国事，处理内政，应对诸侯，甚得信任。后为同僚上官大夫所谗，被怀王疏远。顷襄王时，更因令尹子兰之忌，被流放到江南。最后他鉴于国家政事日益混乱，为秦国侵凌，迫近危亡，悲愤忧郁，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骚体”的创始者。作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强烈地反映了他的进步政治理想，坚决与黑暗现实抗争的性格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奇妙的比喻，想象丰富，文辞绚丽，是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西汉时，刘向辑集屈原、宋玉及汉代东方朔、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为《楚辞》，东汉王逸为作章句。

屈原在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李维桢说：“《骚》出于《诗》而衍于《诗》，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楚辞集注序》）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说诗碎语》）

“楚辞”一语，具有不同内涵：第一，楚辞是指先秦时代在楚地所流行的民间歌辞。例如《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上》）第二，楚辞乃是战国时楚国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其句子长短不一，自由灵活。它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限制，大大提高了诗歌的表现能力，是一种十分富于个性的诗歌。第三，楚辞是指一部诗歌总集，汉人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它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是楚文化的结晶，先秦时代楚文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巫教盛行，《汉书·地理志下》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这种风气从宫廷到民间都在流传。此外楚人的个体意识非常强烈。还有，与北方重礼不同，楚地比较重视审美愉悦。楚地文化方面的这些特征在楚辞中均有明显的反映。

屈原的作品今存二十五篇，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情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一类是反映诗人哲学思考的《天问》。

“九歌”原为传说中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屈原的《九歌》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祀典所作的祭歌。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九歌》语言精美，韵味隽永，想象丰富。

《山鬼》说的是，山鬼去与情人相会，情人未至，只有山鬼在独自品尝着相思与忧伤。诗人以委婉而隽永的言词，通过曲折细腻的描绘，刻画出一位美丽善良、多情善感的神女形象。缠绵悱恻，幽婉动人。

陌 上 桑

《汉乐府》

日出东南隅^[1]，照我秦氏楼^[2]。秦氏有好女^[3]，自名为罗敷^[4]。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5]，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6]，耳中明月珠^[7]。缃绮为下裙^[8]，紫绮为上襦^[9]。行者^[10]见罗敷，下担捋髭须^[11]。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12]。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13]。

使君^[14]从南来，五马立踟蹰^[15]。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16]？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17]。“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18]。”使君谢^[19]罗敷，宁可共载不^[20]？罗敷前置辞^[21]：“使君一何愚^[22]！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23]。何用识夫婿^[24]？白马从骊驹^[25]，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26]，可直^[27]千万余。十五府小吏^[28]，二十朝大夫^[29]，三十侍中郎^[30]，四十专城居^[31]。为人洁白皙^[32]，鬣鬣颇有须^[33]。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34]。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

殊^[35]。,,

[注释]

[1]隅(yú)方。[2]我：我们的省称，这句用的是作者的口吻，表现亲切的感情。
[3]好女：美女。[4]罗敷：古美人名，汉代女子常取以为名。[5]青丝：青色丝绳。笼：装桑叶的竹篮。系：系物的绳子。[6]倭堕髻：即堕马髻，其髻偏在一边，呈欲堕之状，是当时时髦的式样。[7]明月珠：宝珠名。[8]缃：浅黄色。绮：有花纹的绫。[9]襦：短袄。[10]行者：过路的人。[11]下担：放下担子。捋：抚摩。这句描写过路的行人，看到罗敷，情不自禁地放下担子，摸着胡须注视着她。[12]幘(qiào)头：即绡头，是包头发的纱巾古代男子成人加冠之前，先以纱巾束发。这句描写少年们见罗敷非常美丽，故意脱下帽子整理发巾，以引起罗敷的注意。[13]坐：因为。这四句是说耕田者、除草者见了罗敷都忘记了手中的活儿，归来后互相抱怨，只是因为看罗敷而耽误了劳作。[14]使君：对汉代太守或刺史的称呼。[15]五马：五匹马，汉代太守驾车用五匹马。踟蹰：徘徊不前。[16]姝(shū)：美女。[17]这两句是吏人询问后对太守的回答。[18]这是吏人再次询问后对太守的回答。[19]谢问告。[20]宁：问词，作“岂”或“其”解。共载：指与使君共乘，就是嫁给使君之意。[21]前：上前。置辞：即致词，回答。[22]一何：与“何其”同义。[23]上头：前列。[24]用：以。识：辨认。[25]骊：深黑色的马。驹：两岁的马。这句是说骑着白马后边跟着小黑马的大官就是我的丈夫。[26]鹿卢：即辘轳，井上汲水用的滑轮。鹿卢剑：指剑首用玉作成辘轳形。[27]直通值。[28]府小吏：太守府中地位卑下的小官吏。[29]朝大夫：朝廷中大夫的官职。[30]侍中郎：也是官名。按汉代官制，侍中郎是加官，在原官上特加的荣衔，兼任这种官职的经常在皇帝左右侍奉。[31]专城居：一城之主，如太守、刺史一类的官。[32]皙：白。白皙：指皮肤的颜色。[33]髥髥(lián)：胡须稀疏貌。颇：略。颇有须：略微有一点儿胡须。[34]盈盈，冉冉：都是舒缓貌。公府步：指官步。这两句是写自己的丈夫迈着官步，走路很有派头。[35]殊：优秀，出众。

“乐府”，两汉时指的是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魏晋六朝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就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至唐，则已撇开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于是乐府又一变而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

汉武帝时，将乐府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还采集了大量的民歌。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一百三十八首，东汉尚不在内，但现存不过三四十首。最早见于记录的是沈约的《宋书·乐志》郭茂倩编《乐府诗集》

有所增广。郭氏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十二类，其中“相和”、“鼓吹”和“杂曲”这三类中保存了大多数的汉代乐府民歌。这三类中，相和歌最多。《陌上桑》即《相和歌辞·相和曲》中的一首。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含有“丝竹更相和”和“人声相和”两种意思。

《陌上桑》叙述了一个美丽、勤劳、勇敢、机智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故事。罗敷在采桑时遇上一个太守，太守被其美色所打动，想带她回家。罗敷不仅不领情，还好好地将他奚落了一番。这是一出喜剧，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

全诗分三解，解为乐府的段落。一开篇，作者便极力描写了“好女”罗敷采桑的用具和衣着打扮之美：“青丝”、“明月珠”、“缃绮”、“紫绮”，色彩丰富，鲜艳夺目，带给读者很强烈的色彩视觉效果。接着是从虚处落笔，从旁观者看她的感受来写她的美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论是路人、正值青春的少年郎，还是正在田间劳作的农人见到罗敷，都被她的美丽所吸引，忘了自己手头正在做的事情，甚至有意做一些动作希望引起美人的注意。这一解充分展现了罗敷的美，造成了全诗一种活泼的喜剧气氛，也为下一解“五马立踟蹰”的使君作了导引。在写作手法上，用了侧面映衬和烘托。《诗经·硕人》写美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直接形容具体对象的容貌，美则美矣，而失之于呆板和单一，仿佛一幅画，画上只此一美人，别无他物，太过单调。而《陌上桑》中这一解，无一句直接写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又处处显现。且动静结合，画的背景是一群旁观者，主体是罗敷，灵动活泼，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第二解是诗的主旨所在，也是故事情节的开端，写太守凯觎罗敷的美貌，几次搭讪之后，便想带她回家，但遭到了罗敷的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这一解，不仅通过使君看到罗敷后的踟蹰不前，几番搭讪再次烘托罗敷外貌之美，而且通过她抗恶拒诱，展示了她刚洁端正的品格之美。对于使君的问话，她回答得流利得体，且又带着调皮嘲弄。如她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毫不扭捏，但也不实话实说，“颇”字尤见口角之妙。

第三解写罗敷盛夸夫婿的事功和才貌，是一种机智的反击，也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尾。罗敷越说越起劲，越说越高兴，而使君却越听越狼狈，越听越扫兴。“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喜剧便是在充满胜利快感的哄堂大笑中结束，至于使君如何灰溜溜地走掉则留给读者去想象了。罗敷的这个“夫婿”到底是否确有其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敷通过夸赞自己

的丈夫而狠狠地奚落了太守，这正是诗歌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

汉时太守照例要在春天巡行属县，说是“观览民俗”“劝人农桑”，实际上往往“重为烦扰”，《陌上桑》揭示的正是当时太守行县的真相。诗歌侧面描写的方法，幽默诙谐的风格特点，对后代诗歌的创作有重要影响。东汉辛延年创作的另一首乐府诗《羽林郎》就在主题、诗歌内容、写作方法上对它多有沿袭。

行行重行行^[1]

《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2]。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3]，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4]，越鸟巢南枝^[5]。相去日已远^[6]，衣带日已缓^[7]。浮云蔽白日^[8]，游子不顾反^[9]。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10]。弃捐勿复道^[11]，努力加餐饭。

[注释]

[1] 此为组诗首篇，抒写思妇对远行他乡的游子的思念之情。行行重（chóng）行行：走了又走，不停地走。重：又。[2] 生别离：活着分离。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3] 阻：艰险。[4] 胡马：北方所产的马。[5] 越鸟：南方的鸟。[6] 日已远：一天比一天远。已：同“以”。[7] 缓：宽松。人因相思而日渐消瘦，故衣带日渐宽松。[8] “浮云”句：汉乐府《古杨柳行》：“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此喻游子在外地为人所惑。[9] 顾：念。反：同“返”。[10] “岁月”句：指不知不觉又岁暮了。[11] 弃捐：放开，丢下。

《古诗十九首》，汉代无名氏作品，原非一人一时之作，大约产生在东汉后期。梁代萧统因其风格相似，收入《文选》中，题为“古诗十九首”，后人遂以此为这组诗的专名。《古诗十九首》多为失意文人之作品，以抒怀见长，抒发他们的怀才不遇、仕途坎坷之感以及漂泊流离、相思怀念之情。诗中多用比兴手法，委婉含蓄，真挚感人。语言不假雕琢，浅近自然，但又异常精练，含义丰富，十分耐人寻味。标志着五言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对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心雕龙·明诗》许为“五言之冠冕”《诗品》称其“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

此诗为《古诗十九首》第一首，全诗以质朴自然的语言，低沉凄切的韵律，写出一曲哀怨动人、余音不尽的离别相思之曲。“行行”两句破空运笔，直趋底蕴，笼罩全篇“胡马”两句写物尚有情，何况人乎？“相去”二句为千古名句，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反其意而用之。久别与相思之苦都用暗示手法写出“思君”句进一步写久别与相思之苦。吴淇云：“妙在‘已晚’上着一‘忽’字。彼衣带之缓曰‘日已’，逐日抚髀，苦处在渐，岁月之晚曰‘忽已’，兜然惊心，苦处在顿。”（《选诗定论》）全诗不着粉黛而风流尽出，言近旨远，含蕴无尽。

短 歌 行

曹 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1]，去日苦多^[2]。慨当以慷^[3]，幽思难忘^[4]。何以解忧^[5]？唯有杜康^[6]。青青子衿^[7]，悠悠我心^[8]。但为君故，沉吟至今^[9]。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10]。明明如月，何时可辍^[11]？忧从中来，不可断绝^[12]。越陌度阡，枉用相存^[13]。契阔谈讌，心念旧恩^[14]，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15]？山不厌高^[16]，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17]。

〔注释〕

〔1〕朝露：早上的露水，日出即干，形容人生短促。〔2〕去日：过去的日子。苦多：苦于太多。〔3〕慨当以慷：慨而且慷，即慷慨，指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产生一种不平静的感情。〔4〕幽思：深藏的心事，指统一天下的功业。〔5〕何以解忧：用什么东西可以解除我的忧愁？〔6〕杜康：相传为开始造酒的人，这里代指酒。〔7〕衿(jīn)：衣领。青衿是周代学子的服装。〔8〕悠悠我心：使我心中长久地思慕。这两句用《诗经·郑风·子衿》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成句。〔9〕“但为君故”二句，只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使我一直低吟至今，难以忘怀但：只。君：指所思念的人才。〔10〕“呦呦”(yōu)四句，《诗经·小雅·鹿鸣》首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

里取其成句，意思是说鹿得艾蒿而欢快地发出呦呦声，我高兴地奏乐设宴来娱乐我的嘉宾。苹：艾蒿。鼓：弹奏。瑟：古代一种弹拨乐器。笙：一种管乐器。〔11〕“明明如月”二句，明月的运行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辍：停止。〔12〕“忧从中来”二句指因为没有得到贤才，忧思出自内心，不会断绝。〔13〕“越陌度阡”二句指客人远道而来越过田间纵横的小路，劳驾你前来问候我。陌和阡都是田间的道路，南北叫阡，东西叫陌。枉：屈驾。用：以。存：问候。〔14〕“契阔谈讌(yàn)”二句，是形容久别重逢后畅谈欢宴的情形。作者希望朋友心里挂念着旧日的情谊，能远道来归。〔15〕匝(zā)：一圈。此处以乌鹊在月夜寻找不到归宿，鄙喻当时的人才都在寻找依托。〔16〕厌嫌。〔17〕哺：口中咀嚼着的食物。《韩诗外传》说周公“一饭升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唯恐失去天下人才，凡有士人来访，他立即接待，以至于吃一顿饭往往要停很多次。这里是说贤才多多益善，自己要像周公那样求贤若渴，得到天下伤的衷心拥戴，从而帮助自己建功立业。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起孝廉。黄巾起义时，他起兵镇压。军阀董卓要废汉献帝自立时，他又起兵讨卓。后因苏编农民起义军，壮大了力量。建安元年迎献帝都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说际统治者。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的诗全部是乐府歌辞，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他统一天下的雄心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

本篇按音乐节奏每四句一解，分为八解。乍读时也许觉得这八解意思不太连贯，但它的好处恰恰在于辞断而意属。开头两解即抒发诗人对时光流逝而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以悲凉的调子唱出了积久的忧思。“对酒当歌”的宴会上，本是无比畅快的，饮酒高歌，这是人生乐事。而面对如此乐事、乐景，作者心中却无比忧愁，因为他想到了人生的短暂，就如同早晨的露珠一般，日出即化，时光正是在饮酒高歌中匆匆溜走，而自己的抱负却还迟迟未能实现，以致心中忧思久久缠绕，不能忘怀。用杜康酒买醉解忧，恐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三、四解描写自己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情景。思念贤才而不得时的沉吟忧思，得到贤才时的欢愉礼遇形成前后对照，写出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求。

五、六两解在意思上与三、四解基本相同，是一处回环。明月的运行不会停止，作者心头的忧思也不会断绝。作者向往久别的朋友能远道而来，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叙怀旧日情谊。

七解写乌鹊在月夜找不到归宿，是对眼前景物的描写，也是对天下人事的描写。当今天下的人才，正像这找不到归宿的乌鹊一样，不知道哪里可以依托。一边是求贤而不得，一边是人才无处可依，这是一对矛盾，也是当时乱世之中的现实。

八解写作者企盼贤才多多益善，表示要像周公那样，礼贤下士，让天下士人归心，以辅佐自己完成统一大业。

这首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诗歌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时喜时忧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中三、四两解，或半章或整章袭用《诗经》成句，而能使之与全篇浑然一体，使人毫不觉得，也是它艺术上的特点。诗歌写得极为本色，用质朴的形式披露作者的胸襟，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

曹操以《短歌行》这一乐府旧题来书写时事，抒发个人感情，对后代的新乐府运动有很大的启示。另外自《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而《短歌行》无疑是曹操继承“风”“雅”的抒情传统创造出的动人篇章以它为代表的曹氏四言诗使这一体裁的诗歌再次大放异彩。

咏怀^[1]（其一）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2]，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3]，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注释〕

〔1〕本诗以隐晦曲折的表现形式，抒发了忧愤的思想感情。〔2〕帷：帷帐。鉴：映照。〔3〕外野：野外。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做过魏丞相掾，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据《晋书》

阮籍传》记载，阮籍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阮籍本来有高远的政治抱负，他甚至看不起刘邦、项羽，“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晋书·阮籍传》）因为现实的残酷，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在中国古代诗史上喜欢饮酒的诗人很多，但没有人像阮籍那么大醉两个月，“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有时候，他愿意做官，只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喝到好酒，“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饮酒也使他有时候可以躲避陷害，“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他在为人处事时举止怪异，不遵守礼法，为礼法之士所痛恨。“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怩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阮籍和嵇康都是非常时期的大名士，他们无法像陶渊明那样隐居，时代、名气注定了他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或者被抛上九天，或者被掷向谷底，在他们面前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面对拉拢，嵇康选择了断然拒绝与司马氏政权的合作，他所面临的只有慷慨就义一条路。阮籍因为是名士而被司马氏父子相中，阮籍以名士的身份与司马氏父子周旋，所以在双方“合作”的时候，阮籍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名士风度，而司马氏父子

则默许了阮籍的放达行为。《世说新语·任诞》云：“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道以职事。”从此也可以窥见双方合作的条件。这种合作其实是脆弱的，钟会数次对阮籍的试探、何曾对阮籍的攻击未必不是秉承了司马氏的旨意。司马昭对阮籍的保护未必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表演，是对阮籍的警告和笼络。郑冲等人指名让阮籍写作劝进文，难道不是对阮籍的一次考验和试探吗？“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这是在司马昭面前的阮籍；“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晋书·阮籍传》）这是去做地方官的阮籍；“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晋书·阮籍传》）这是在首都做官的阮籍；“籍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这是对待礼法之士的阮籍。……这种种行为都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通常我们把《咏怀》（其一）看作组诗的序，它为其他八十一首诗定下了一个基调。

首二句写夜不能寐，忧思难泄。中间两联写景，一写视觉，一写听觉；一写室内，一写野外；眼中景色清冷凄凉，耳中之音响悲伤哀怨。两联均让人感受到孤寂荒冷。尾联自问自答，徘徊意欲散心，结果仍然是忧思伤心。诗人只是在反复描绘、渲染自己的忧思，但忧思的内涵是什么？全诗丝毫没有触及。王夫之曰：“但如此诗，以浅求之，若一无所怀，而字后言前，眉端吻外，有无尽藏之怀，令人循声测影而得之。”（《古诗评选》卷四）只有联系诗人所处的时代，才能测得其忧思之意蕴。《咏怀诗》八十二首的题旨向来难解。钟嵘《诗品上》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文选·咏怀》注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纵然非常隐避，但还是可以结合时代和阮籍的思想行为读出一些内涵。在我们看来，《咏怀》的题旨是非常丰富的，其主要表现的内涵有三：一是刺讥之作，二是忧生之嗟，三是超越之境。概括起来看，这三点都是对生命意识的探求和思考，所以也可以说阮籍《咏怀》诗乃是诗人生命忧患意识的流泻。

严羽说：“黄初之后，唯阮籍《咏怀》之作，仍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沧浪诗话·诗评》）阮籍诗歌自然壮丽，含蓄深沉，具有永久的诗史魅力。

读《山海经》

陶渊明

孟夏草木长^[1]，绕屋树扶疏^[2]。众鸟欣有托^[3]，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4]，颇回故人车^[5]。欢然酌春酒^[6]，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7]。泛览周王传^[8]，流观山海图^[9]。俯仰终宇宙^[10]，不乐复何如！

[注释]

[1]孟夏：夏历四月。[2]扶疏：枝叶繁茂四布的样子。[3]欣有托：鸟因有树可筑巢，有了依靠而感到欢欣。[4]穷巷：陋巷，僻巷。隔：隔绝。深辙：显贵所乘大车的车迹。[5]回：回转。这是说因为居于偏僻之乡野，车辙不通，常使得故人回车而去。[6]春酒：仲冬时酿，经春始成的酒。[7]俱：同来。[8]周王传即《穆天子传》叙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事，是神话传说，郭璞为之作注。[9]山海图：即《山海经图》，根据《山海经》故事绘制，相传汉以前便有，郭璞曾作图赞。[10]俯仰：顷刻之间。这句是说，顷刻之间就可以从书中穷尽宇宙之事。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不过到他，家境已经没落。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以后十多年里，几次做官，但都无法实现济世的抱负，于是坚决地走上了归田的道路。

《山海经》是一部记述古代神话传说及海内外山川异物的书，汉代刘歆校定为十八卷，晋代郭璞为它作注和图赞。《读山海经》诗共十三首，除第一首是写阅读时的乐趣外，其他各篇都是分咏书中所载的奇异事物。

“孟夏草木长”是其中的第一首，写诗人耕种之余泛览图书的乐趣。

开篇六句，交待了读书的时间。正是草木繁茂，鸟儿欢快地筑巢的初夏时节，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诗人干完了手中的农活，在鸟鸣声声回到绿荫环绕的宅子里，是如此的惬意。有庐有树，有鸟相伴，闲暇之余正是读书的好时间。

接下去六句，叙述了当时诗人生活的环境。虽然居住在穷乡僻壤，车马不通，有时候连朋友乘车前来探望，也不得不回车而去，但作者自己却不以此为苦，反而觉得非常安静，偶尔品评自己酿造的春酒，偶尔采摘园中自己种的新鲜蔬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二）的环境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无人打搅，有酒有菜，正是读书的好地方——尤其是读《山海经》之类的“异书”。况且虽值初夏乍热的时节，还有“好风”和“微雨”相伴而来，给诗人消暑，岂不快意哉！

最后四句是写作者读《山海经》的乐趣。这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必须读的书，所以诗人读着毫无压力，只是“泛览”“流观”而已，但通过粗略的阅读，就可以知道宇宙天地，上下数千年，览尽奇景异事，无怪乎作者要说“不乐复何如”了。

诗人离开污浊的官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因此他创作的一系列田园诗歌也呈现出一种平淡自然的特点。《读山海经》全诗完全采用白描的手法，语言十分平淡，使人读来毫不吃力，通过诗人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他生活的地方：绿树、村屋、群鸟、鲜蔬，无一分世俗的尘嚣，但又是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一片生活场景，同时还把我们引入了一种宁静、淳朴、自然的境界之中。自陶渊明以后，“田园诗”成为一个流派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一直影响着后世诗歌的发展。

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

江南倦历览^[1]，江北旷周旋^[2]。怀新道转迥^[3]，寻异景不延^[4]。乱流趋正绝^[5]，孤屿媚中川^[6]。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7]。表灵物莫赏^[8]，蕴真谁为传^[9]？想象昆山姿^[11]，缅邈区中缘^[12]。始信安期术^[13]，得尽养生年^[14]！